

法國名導賓諾雅積高 文學與電影的兩面刃

電影世界注重原創，可是在芸芸電影中，我們不難發現改編的蹤跡，近期除大熱的Marvel、DC漫畫類改編電影之餘，文學亦是電影改編的中流砥柱，由《哈利波特》的魔幻系列到真人真事的《比利·林恩的中場戰事》等，題材包羅萬有。日前，法國知名導演賓諾雅積高(Benoît Jacquot)攜文學改編新作《永不離棄》(Never Ever)來港宣傳，在接受本報專訪期間暢談對文學改編成電影的觀點，認為這對影圈是一件好事，但也提出不好的例子，盼大家借鑑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娜 圖：主辦方提供 場地提供：香港怡東酒店

日前第45屆香港法國電影節於明年1月6日至25日舉行「從文學到電影」回顧展，展映精選的法國文學改編電影。作為今次回顧展的焦點導演，賓諾雅積高專程來港宣傳，並透露他的電影夢原來也是從文學開始，「自小我已愛看文學作品，從中培養出對文字的熱情，並推動我夢想成為一位導演，去寫劇本、拍電影。」

不論是今次回顧展上放映的《茶花女》(Traviata)、《別矣，瑪麗皇后》(Farewell My Queen)，或是他10月才在法國上映的新片《永不離棄》，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，對於他執導多年來不少作品均改編自文學創作，他坦言：「其實大部分都不是我主動提議，多數是製作人或演員們提出來的。我喜歡的是他們有這些渴求多過對書本的興趣，他們覺得這些作品可影響到他人，希望我去閱讀從而拍成電影，這一點正是推動我願意翻拍的原因。」

文學改編的兩面刃

賓諾雅積高既寫過原創劇本，亦寫過改編劇本，在兩者之間，他並不覺得有何大分別，「兩者經歷的創作過程都是一樣的，都是找出電影的中心思想。不過，如果原作者仍在生時，有時我會想像或害怕他/她看了電影後會有何看法，只是我比較少機會遇上此情況，但新作《永不離棄》的原作者Don



■《茶花女》劇照

DeLillo仍在世。」

根據他的經驗，多數作者都不喜歡參與電影製作，而在電影完成後，作者都可能有讀有彈。「當然另一個原因是錢，因片商要出錢購買版權，所以作者多數會收到錢後才敢表達意見。」他補充道，「我知道一個個案，是知名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·杜拉斯(Marguerite Duras)賣了其得獎小說《情人》(The Lover)版權後一直沒有參與電影製作，後來她收了錢，看了《情人》電影版後稱很討厭該電影，她認為有需要為《情人》寫一個新版小說，所以後來她出版了《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》(The North Chinese Lover)。」他不為瑪格麗特的遭遇感到可惜，只是點出文學改編電影有機會遇上這些問題，需要注意。

談到其新作《永不離棄》改編自美國作家Don DeLillo於2001年推出的小說《The Body Artist》，講述男主角Rey是名電影製片人，女主角Laura則是藝術表演者。二人原定結婚，但Rey離奇身亡，Laura留守新房，形單影隻，後來竟看見Rey的鬼魂，才令她有動力繼續活下去。他表示開拍過程蠻複雜，「起初是監製數度向我提出想改寫《永不離棄》這本書，他非常堅持，勾起了我的興趣，可是我看完書後還未想到可以翻拍成怎樣的電影。後來我與女主角Julia Roy開會時，她也對該書很有興趣，我就叫她嘗試寫劇本。」他對Julia的劇本很滿意，笑言：「如果不滿意，就不會拍成電影。我很欣賞她盡了全力，以不同的角度去塑造其角色，這是電影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亦因此我認為值得將這本書翻拍成電影。」至於戲中的男主角Rey，他認同有自己的縮影，因二人都是從事電影工作，但他笑言：「我們命運不同，我是人，他變成鬼了。」

拍電影看重演員

文學以文字感動人心，電影以影像觸動人。將文學改編成電影，就是將文字轉化成影像，可是賓諾雅積高認為這個轉化過程並

不是大家想像般直接，「因為當你閱讀時，腦海中自動有影像浮現，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，不需要任何條件。而電影比文學的偉大之處，在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實正拍攝以自己為主角的電影，作為一名導演，只是將你的個人想像通過科技變成真正的電影，這刻你不再是講給自己聽、朋友聽，而是講給全世界聽，所以電影是一個分享的工具。」提到每個人在戲外都演着自己的戲，問到他會否考慮拍自傳，把自己戲外的戲變成真正的電影？他聽後大笑，直言：「還是不重要了。」

另外，談到近年有不少文學作品如《哈利波特》、《魔戒》等翻拍成電影系列，並取得大成功，他覺得很正常，不用感到驚訝，「因為早在電影面世初期，改編這情況已有，我認為是好事，沒有什麼不好。」面對現在不少荷里活片以特技掛帥，他強調自己並不追求高科技，拍電影最看重的是演員，「當我知道是哪位演員接拍，我才能知道該部電影可拍成何種風貌。」作為一名經常入圍康城、威尼斯和柏林三大影展的常客，他謂不論是全球知名巨星或是名不經傳的新人，他都願意合作。

法片在華有市場

賓諾雅積高來港宣傳前，剛去了北京和上海，談到法國電影在中國市場的發展，他形容現在發展得不俗，「而且這發展是相對而非單向的。在中國，愈來愈多民眾對法國電影產生興趣，中國片在歐洲的接受性則得到提升，在影展獲獎的次數也增多。我在北京時得知中國有500間戲院將會組成一一個網絡，專門播放藝術電影，有不少藝術電影都是法國片，由此可見法國電影獲得戲

院的重視，這次的向前踏步對法國電影在中國內地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之前，法國片打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成功例子較少，多實片至台灣、香港，現在能夠打入中國，已比以前成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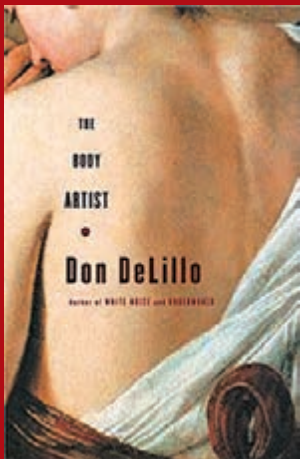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回顧其作品，不論是演員、情節或場景，都不見中國或香港元素，將來會否考慮增加此元素，他直認暫時沒有這計劃，但如果中國內地或香港片商邀請，他絕對樂意接受。



■導演賓諾雅積高自爆受訪當日睡過頭。 陳敏娜攝



■《永不離棄》劇照



■小說《The Body Artist》封面。



■《情人》劇照

台灣攝影師周慶輝 人與動物互換下的反思

當動物和人類角色互換，會是怎樣的世界？台灣攝影師周慶輝以一輯攝影作品講述答案。透過相機講故事，他不遺餘力，耗時5年精心籌備和拍攝的「人的莊園」系列，在動物園取景，佈置如同劇場舞台，以呈現人物情緒和寓言敘事的方式，教人反思當下的社會制度及觀念，是否如同動物園的圍牆鐵籠？

像寓言故事般敘事

「人的莊園」系列是周慶輝別樹一幟的作品之一，以佈置舞台劇場景的方式，既夢幻又真實地呈現9個熟悉的室內環境配上野外自然情境，及運用多個符號，例如常穿插其中的熒光燈管，代表訊號的連續性，隱喻人與人的溝通，詮釋「社會是一個籠子，而我們都笑着看他人關在裡面」，使人反思自己究竟是否正活在這個無形的牢籠中。為何以佈置舞台劇場景的方式佈置作品背景？他答道：「因作品場景大相對人物顯得小，所以用劇場的表演及化妝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現人物的情緒。」

據介紹，作品中分別描寫三種社會的框



■周慶輝以佈置舞台劇場景的方式佈置作品背景。

架：身體框架、生活框架及社會環境框架。身體框架包括流行美學、性別和健身；生活框架指憂鬱症、不孕症、老化死亡；社會環境框架就是模組化的生活、科技通訊、貧窮與權力。這「三種框架」來自於他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及反省後設定的主題，他直言自己作品是「像寓言故事般的敘事」，「我運用電影及劇場的手法來呈現自己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及反省，希望讓觀眾看到的作品細節是眼睛看到的細節，而不是相機看到的細節。我利用全焦拍攝，仔細呈現每個角落的情景，希望觀眾能從中找到線索解讀並結合自身經驗產生共鳴。」

靈感來自《動物莊園》

「人的莊園」不免讓人想到英國作家喬治·奧威爾的著名小說《動物莊園》，周慶輝表示作品的確是受《動物莊園》的啟發，又結合了自身對現實社會的看法，《動物莊園》描述一群擁有人類想法的動物起義反抗莊園主人的壓迫管治，雖然牠們成為莊園的新主人，但最後還是回復了以往的高壓管治。「與動物園比較，無論



■女生身上的熒光燈管隱喻人與人的溝通。

是住在莊園或動物園的動物，都離不開不斷循環的生活框架。雖然表面上看我們的生活沒受局限，但種種社會制度及觀念猶如動物園的厚實圍牆或堅硬鐵籠，使我們生活在牢籠之中。」

作品取景於台灣新竹市立動物園及高雄市壽山動物園，他選擇在動物園拍攝正呼應了「人的莊園」的中心思想，彼此關連緊扣，「動物園集合了各地的珍禽異獸，象徵現代生活的便利與神奇，同時因為保護逐漸絕育的動物們，所以也帶有一絲諾亞方舟式的末世救贖意味，各種歡騰、喜悅、壓抑、悲哀的符號同時在動物園出現，成為一個帶有強烈衝突感的失落園。」拍攝平面作品的同時，他還拍攝了同名的紀錄片作品，「拍紀錄片是希望讓辛苦的工作人員被看見，並且能讓觀眾更了解作品的深度。要拍一張有意義的照片是很難的。我另外還有拍錄像作品，錄像作品不是在解釋照片，而是呼應照片中另一社會現象，有9支影片與9張照片相互對話。照片與錄像的手段不同，剛好能呈現一件事物的不同面貌相互對話。」他解釋道。

為拍攝經費抵押房產

周慶輝1965年出生於台灣，畢業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，兵役退伍後曾在《首都早報》、《新新聞雜誌》從事媒體工作。從事新聞記者出身的周慶輝，對社會種種現象都非常關心，這也是他從事創作的根本，每一個探討的課題都是他對社會的對話。他渴望透過相機講故事：「我想拍會敘事的影像，就跟文字一樣。」他曾獲得自立報系台灣新聞年度新聞攝影獎（圖片故事）類、金鼎獎攝影類獎項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美術類獎座等。

拍「會敘事的影像」難免需要龐大的資源及資金，為製作「人的莊園」，他集資



■新聞系出身的周慶輝，對社會種種現象都非常關心。

動用如製作電影般的大量人力物力，更不惜將房產抵押給銀行來籌募資金，他坦承：「拍攝資金讓我承受了巨大壓力，最後的花費遠遠超過預期，每張照片的拍攝成本約25萬元港幣，也因為經費問題，原希望拍攝的12張主照最終只完成了9張。而另一方面的困難是說服公務部門配合，我透過朋友接洽及無數次的企劃案簡報，我想，最後能達成拍攝，還是政府部門首長期望當代藝術能為城市帶來宣傳的原因吧。」然而即使困難重重，他也從未放棄繼續說故事的願望，並透露未來將圍繞人的生存狀態繼續表達看法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
圖：受訪者提供

周慶輝「人的莊園」攝影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2017年2月5日

地點：La Galerie，香港中環荷李活道74號地下



■周慶輝在動物園取景。